

學業識慧技能年貌

春秋經傳款本卷十下



服部文庫  
117  
202  
14





昭十五年在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荀躒安傳以魯壺所

獻壺王曰伯氏晉周之同姓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晉獨無有何也晉不修職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指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明德之分器於王室以鎮撫其

社稷故能薦獻常器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

不及寵靈不見及拜戎不暇謝戎師且不得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籍談氏而汝忘諸

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姑姓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文王伐之得闕鞞國之甲鎧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巨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斧鉞金鉞黑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

陽之田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功奉之以土



田有南陽撫之以彛器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路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

祚之不登叔父焉在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耶且昔而馬祖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周之二子董之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晉於史乎有董史因

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又求彛器且非禮也天子無求言

以考成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忘其經常而徒持將焉用之

左傳莊三十二年零祭講肆于梁氏魯大夫昭五年左傳公始晉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損讓無失禮平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儀不可謂禮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子家駒莊

立孫弗能用也昭公不知禮無奸大國之盟奸犯元年陵虐小國伐莒利人之難

取鄭而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昭公會說之盟公室四分民食於地謂三家之言魯

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也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七子在有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以習儀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昭七年左傳三

月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此為乃講習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

其大夫屬大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僖子卒時孔

殷之後也臧孫紇武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

孫孔父嘉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得必屬說南宮與何忌

子皆僖於夫子仲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蒙仲尼昭十七年左傳仲尼見於郊子而學之傳言聖人昭二十五年左傳有

鸚鵡來巢此鳥穴居不在師已魯大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鴒之

鸚鸚鵡二音分言公出焉之鸚鵡來巢鸚鸚鵡之羽飛公在外野往饋遺之馬季平子

之取其韻叶公出焉之鸚鵡來巢鸚鸚鵡之羽飛公在外野往饋遺之馬季平子

馬饋鸚鸚鵡跣跣公在乾侯徵求與襦內衣也言平子每鸚鵡之巢遠哉遙

遙遠而凋父喪勞昭公死外宋父以驕定公代立鸚鸚鵡鸚鸚鵡重呼傷往歌來哭昭公

春火經傳學學



歌死 童謡有是今鷓鴣來巢其將及乎 將及 禍也

昭元年左傳晉侯 平 有疾鄭伯 簡 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

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 帝 氏有二子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 地 不相能也后帝 堯 不滅 不善二 遷實沈于大夏 今晉 陽縣 主 參 水 星

星 紀 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 帝 少 有 裔 遠 子曰昧為玄冥 水

師 為 水官 生 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纂 昧 以 處大原 晉 陽 臺 顛 月 嘉之封諸

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 若 臺 駘 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崇 祭 之日月星辰之神 若 實 沈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

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 一 日之中 君 子分為

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 日 中為市眾之所夕以修令 日 之所為夕而念 之 故以修節流令 夜 以安身今

無乃壹 同 四 之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 嬪 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 姓之 相 與先

美矣美極則 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 同 姓 姬 其無乃是也乎 是 生 叔 向日 美 哉 於 水

之聞也此皆裝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昭七年左氏曰鄭人

相驚以伯有 襄 三十年鄭 人 殺伯有 曰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 在 前 武

夢伯有介 甲 而行曰 此 曰字以下至又將 壬 子余將殺帶也 帶 助子晉殺伯有 明

年壬寅 此 年正月 余 又將殺段也 公 孫段 及 壬子 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此

正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 子 孔之子 襄 十 及 良止 伯 有 以

撫之 立 以為大夫 乃 止子大夫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我

二 人使有宗廟 大 叔曰公孫洩何為 子 孔不為厲 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

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 從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民 不可使知之 有

道以求 不 媚不信 說 而後 不 信民不從也 信 而後 及 子產適晉趙景子 晉 中軍 問 焉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 鬼 形也始化為形 既 生魄陽曰魂 魄 陽

其神氣 用 物權 勢 精多則魂魄彊 居 移氣故魂彊 是 以有精爽 爽 明 至 於神明 精 者神

曰魂 爽 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 匹 夫匹婦彊死 不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人 謂匹夫 以 為

而至於神積爽而至於明 匹 夫匹婦彊死 不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人 謂匹夫 以 為



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曾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去疾輒良霄三世

世執鄭政雖無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用權勢其甚弘大

取精也多矣致精爽其旗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皆貴重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言傳

信四年胡氏曰桓公識明而量濇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停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

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乃送諸秦他日公穆享之子犯曰

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請使衰從○昭十三年左傳我先君文公晉文好學而不貳言篤

志○宣二年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河東蒲坂縣東南舍于翳桑之多見靈輒晉人問之曰

官學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宣十六年左傳晉侯景公使士會平王室毛召之難王室亂定

王卒之原襄公周大位禮殺蒸升也武子武士曾諡私問其故享當禮薦而敬蒸故問之

王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禮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

於俎物皆可食公諸侯當享卿當宴言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以修晉國之法○成五年左傳梁山崩晉侯景公以傳驛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道

重載之車使之重人曰待我不如提邪之速也不如邪出之為速問其所見其言有理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土

築朽腐故崩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或饌降服損盛乘縵車無不可如何也

微樂息入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史辭大史修言辭以禮禮山焉其如此而已穀梁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

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謂所用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伯尊

言有理知非庸人故下車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山崩川竭示哀窮所以凶服既而祠焉斯流矣

○成十八年左傳林註國語君晉悼公知士貞子士渥帥志博聞宣惠於教使為大傳

○昭五年左傳君子謂叔侯女叔齊於足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

即司馬侯



介王靈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昭二十九年左傳秋龍見于絳晉國

都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秦御龍氏昔有

颺古叔安名有裔遠子曰董父後孫之實實甚好龍能求其音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順畜龍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官名官有世封功則以官氏

諸駸川駸夷氏其後也酸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少康之後擾于

有帝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四龍為一乘龍河漢各二天帝賜孔甲以四龍河漢之龍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孔甲不能飲食之而未獲秦龍氏有陶唐堯所治地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于

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豕韋以劉累代豕韋豕韋尋遷魯縣豕韋後國至魯而豕韋之龍一雌死潛藏藏以食夏后明龍不知夏

后饗之既而使求求致龍也之懼而遷於魯縣今魯陽龍故懼遷魯縣范氏晉范氏其後也夫物

物有其官好是物者必有其官中官脩其方居其官者必脩其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

矣官不食不食官宿也其業其物乃至設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若泯棄之物絕其心

則其物乃鬱鬱湮塞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龍水物也水官乘

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易無緣有龍在乾三三上乾之姤三三上姤乾初九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三三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三

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三三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

坤三三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三三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

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少皞

氏有四叔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水正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少皞之號地在魯北此其三祀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顓頊氏有子曰摯為祝

融焯為共工氏前以水名官者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神農世諸侯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柱周棄

春火經傳集解

卷一 學業

若泯棄之物絕其心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龍水物也水官乘

初九曰潛龍勿用

其同人三三

曰見龍在田

其大有三

三

曰飛龍在天

其夬三三

曰亢龍有悔



周之始祖亦為稷湯既勝夏廢柱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

昭三十一年公羊曰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為父兄行者習乎邾婁之故

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鄭夕莫左史倚相楚史趨過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八索八卦之說九邱謂之八索九邱

九州之志謂之九邱皆古書名

文三年胡氏曰穆公敗于殺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室其愆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殺

函之役是忿而不能懲也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

能踐自誓之言矣

昭三十年左傳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

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昭十七年左傳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邾子問焉曰少皞氏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鳥名

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軒轅氏姓之祖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神農氏姜以火紀亦有火瑞以火故為

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以水紀亦受水瑞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

氏伏羲氏風以龍紀有龍瑞故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分來秋伯趙伯勞氏司至者也以夏至鳴青鳥鸛也氏司啓者也以立春鳴丹鳥鸞也

也鳳鳥也氏司閉者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祝鳩鸛也氏司徒也鸛鳴寺故為鳴鳩

也鸞也氏司馬也鸞而有別故為鳴鳩鸞也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為爽鳩鸞也氏司寇

也鸞也王鳴鸞也氏司馬也鸞而有別故為鳴鳩鸞也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為爽鳩鸞也氏司寇

也鸞也五工正賈逵曰西方曰鸞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鸞雉墁埴之工也南方曰鸞雉利

器用正度量文尺之度夷平民者也使度量九扈扈有九種也賈逵云春扈鳴鳩

竊去起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

為果雖鳥者也行扈暗晡晡晡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肺

春火經專讀

卷一 學業 識慧

三

三



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鷄鷄起民收麥令不得晏起扈止民無滯者也止民使不滯故自顛項者也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顛項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仲尼聞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不修學在四夷猶信

識慧

事類

傳

襄二十六年左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靈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起宣子將歸時事四時於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起於宰旅不敢斥尊卓人於晉乎辭不失舊晉始封之君之封也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元曰其後必大○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城北門

左右免胄與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超乘謂超上車而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

觀之言于王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必敗○隱六年左傳鄭伯如

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王不禮焉不加禮貌周桓公周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晉文侯鄭武公打王於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莩至也况不禮焉諸侯不至

鄭不來矣桓五年鄭伯不朝○桓二年左傳取郟大鼎于宋臧哀伯僖伯諫公不聽

周內史周大闡之曰臧孫達哀其有後於魯乎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莊二

十年左傳鄭伯厲和王室與惠王子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圍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

享王于闕象西辟樂備厲公以惠王復辟故為王設享禮原伯原莊曰鄭伯效尤言

子頹舞子頹舞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莊三十二年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地

神聲以神聲以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內史過往使內史過聞號請命請於神求賜反曰號

必亡矣虛而聽於神虛民而聽僖二年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



僖九年公會宰官采地公宰孔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左氏曰宰孔

先歸遇晉侯公曰可無會也時晉侯來會葵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譽故北伐山戎莊三十一年

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更能經畧東方則不可知西則否矣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西方君務

靖亂無勤於行此以齊桓威極而衰為禍亂之萌微戒晉獻殺嫡立庶言晉先務安靖晉國之禍難無勞遠行○僖十一年左傳天

王棄使召武公周卿內使過周大賜晉侯惠公命諸侯即位天子受玉幣過歸告王

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何以長永世許乎為惠公不終張本

○僖二十二年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周大適伊川周地伊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計此去辛

有過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宣十五年左傳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赤狄之別種晉

侯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叔趙同必有大咎天奪之

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成十三年左傳公及諸侯朝王簡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厲公伐秦成子受服宜社宜出兵祭社之名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有執膳祭肉或有受服神之大神大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

本○成十六年晉侯厲公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晉侯使卻

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即卻至食邑其亡

乎將有滅亡之禍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已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

而階亂何以在位久在其位為明○襄三十年左傳初王儋季周靈王弟卒其子括將

見王除服見而歎單公子愆期聞其歎而言曰述儋括之言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

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有他不殺必害王曰童子

謂愆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弟戊子僖括圍焉邑逐成愆為邑成

愆奔平時周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襄甘過鞏成五子周殺佞夫括瑕廖瑕廖皆

黨奔晉○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

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左傳天王景使劉定公劉勞趙孟于穎穎水館於維

汭水曲流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維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于弁冕冠也

為汭



委禮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者言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復見明年神怒

不敬其祀民叛不即其事不即就其事功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昭十七年左傳晉侯使屠蒯晉侯膳宰以忠諫見進如周請有事於雒水與三塗請祭于此山川之神蒯謂

劉子周卿曰客蒯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白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周人獲先警戎備故獲昭十八年左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

得殺毛伯過周大夫而代之以代居其位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夏稔熟之日也積熟與桀同謀以乙卯日侈故之以以其侈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昭二

十一年左傳天王晉將鑄無射鐘名泠官州鳩律鳩名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

子之職也天子職所當主小者不窕不至於窕大者不櫛不至於櫛窕則不窕窕細則不窕櫛則不櫛櫛大則不櫛心是心是以感後感於人心感實生疾心有所感則隨所感而生七情之疾今鍾櫛矣

櫛而櫛大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王心將不堪容其能久居其位乎二十二年夏四月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昭二十三年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周卿士震周地震為為襄弘謂劉文

公劉曰君其勉之先君公之父獻公也獻公亦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幽王其三川各水震地動川今西王子朝在王城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必大克○昭二十四年左傳召簡公召莊公之子南宮嚭南宮極之子以甘桓公甘平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謀義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

有治臣十人雖少此周所以興也君謂劉文公其務德無患無人二十六年晉師克鞏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還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昭二十九年左傳京師殺召伯盈二十六年尹氏固



及原伯魯之子昔子朝黨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過之周郊光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處周則勸子朝為禍亂行則數日而反出奔則數日而反是夫賤尹固之稱也其過三歲乎其過三歲而不亡乎

襄九年左傳穆姜成公薨於東宮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蒞之史曰是謂良之隨隨其出也隨非開固之謂穆姜必速出不久居東宮姜曰亡猶無也是於周易

曰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隨元亨利貞死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仁淫亂不可謂元體不靖國家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不可謂亨亨作作而害身其身幽廢於不可謂利物棄位棄夫人而姤淫之別名不可謂貞貞有固有四德者隨而死

咎我皆死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死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隱四年左傳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眾仲魯大曰衛州吁其成乎其成為君乎對曰州吁阻兵而安

忍恃其兵戈而安於殘忍阻兵無眾恃兵則民殘安忍無親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若不戢止將自焚其身九月衛人使右宰官酈名蒧自臨殺州吁

于濮○桓九年左傳冬曹大子來朝享曹大子初獻酒始樂奏而歎施父魯大曰曹大子其有憂乎憂患非歎所也朝享所以觀威儀十年春曹桓公卒○桓十七年左

傳初鄭伯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渠彌之為人時為世子惡高固諫不聽昭公立立為懼其殺已也高渠彌懼昭公惡而殺之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昭公弟公子達魯大曰高伯高渠彌其為戮乎必有復重惡已甚矣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十八年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輟裂高

渠彌○桓十八年左傳春公將有行遠與姜氏如齊始議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當致禍亂公會齊侯襄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夫人告齊侯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白乘公薨于車彭生多力拉

○莊十一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不敬天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無凶稱寡人降名稱言懼罪已而名禮稱孤其庶乎庶幾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之辭也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是恤民也十二年



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立桓公御說○文九年左傳楚子

越椒令尹子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故言傲其先

君神弗福也宣四年子越子越以若敖氏子文子良皆楚若敖之子孫子良生子越椒之族將攻王莊秋

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澗遂滅若敖氏○文十五年左傳齊侯懿公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十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

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難以免矣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

禮弗能在矣不能久居文十七年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在六月復曰臣聞齊人

將食魯之麥將伐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苟且滅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上

年齊人弑○成元年左傳臧宣叔文仲子武仲父令修賦繕完修賦車馬具守備曰

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爭為齊師必至齊既黨楚必來伐魯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

是齊楚同我也共伐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解也二年○成四年左傳夏公如晉

晉侯景公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不能詩頌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天道顯明受其命甚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伯矣

景公疾病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主為公獻麥將食張腹如廁陷而卒陷于廁○成五

年穀梁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伯尊曰為

之奈何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功乎讓善

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功乎讓善

也十五年左傳晉三郤郤錡郤欒害伯宗疾害伯宗之賢譖而殺之○成十三年左傳晉沃厲公

使郤錡來乞師將事致若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

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郤克子故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

何為十七年晉殺其大○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厲將伐鄭轅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

勝矣以其將勝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過於鄢陵及戰射共王中目○襄四年左傳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不聽臧武仲聞之曰陳

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國猶有咎而况小乎昭八年楚○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襄七年

師滅陳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若寡君未知所過未知何所過夫而致有此不遜吾子其少安徐安孫子無辭

亦無浚改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為人臣而與國君抗禮過而不浚亡之本也此滅亡之本也

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襄十年左傳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

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爭已甚周謂天猶不堪競況

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公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襄十一年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賦其軍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禮大國三軍魯

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闕

之門僖宮以禍福之諸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罷中軍

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襄十四年衛侯公出奔齊左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

人使大叔儀衛大夫對厚孫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

守於國有母弟鱗子鮮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臧紇

言言夫國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言虛衛侯與臧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夫

言冀土也其言皆踐踏羣臣如土芥者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

理臧孫臧武仲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前牽或推之後送欲無入得

乎二十六年二月甲午衛侯入○襄二十三年左傳孟孫仲孫速惡臧孫不相善季

孫武子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

之毒疾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

將辟穿藏藉除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

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臧孫

臧孫



如防臧孫致防而奔齊致其邑其人防邑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

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而問盟首載書之焉孟椒孟獻子之孫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亦犯國

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猶與其孟椒乎齊侯莊將為臧紇田

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戰戰功則多矣抑君公鼠夫

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為窟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聞晉有

起兵安寧將非鼠如何非鼠之所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二

十五年崔子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欲弑公莊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遂弑之○

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公患之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中不冠不為使

民不嚴欲得異於他日用師與齊師徒空也歸○襄二十八年左傳慶封奔吳吳勾餘

吳子夷未子之朱方吳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

封文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盡也旃之

昭四年殺慶封○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

廷勞於黃臺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

而棄之何以永守無以承先祖守其家○襄三十年左傳楚子使使遠馮來聘穆叔

問王子之為政何如上子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不給於君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安能與知楚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王子

有弑君子蕩即遠將與焉與其助之匿其情矣昭元年冬楚公子將聘于鄭聞王郊

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絞也而弑之楚靈王公子即位遠罷為

令尹○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至自會澶淵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苟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鄭重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

者其韓子韓起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君子也韓起有

德晉君公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既而政在大夫晉君失政則散



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雖欲改事齊楚未足恃者魯其懼哉孝伯曰人

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

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昭元年晉公室卑

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惡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平邱在

昭十三年晉人九月己亥孟孝伯卒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晉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無此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襄公欲從楚故好楚而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敬婦之弟齊諡歸之子公子稠昭公名穆叔不欲

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其後二十五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裳如故衰衰已三易

如舊衰可見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十九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二十

其嬉戲無度齊孫於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不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

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從之而死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成卒○昭

七年左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屬大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僖子卒時孔某年三十五聖人

殷之後也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以有宋而授厲公

何適嗣當立及正考父孔父嘉之父佐戴武宣三人皆三命上於益共位高滅孫紇武有

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某

乎○昭十二年左傳宋華定幸叔來聘享之為賦蓼蕭詩小雅義取興笑語今樂與

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弟知久不答賦昭子

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曰必亡宴語之不懷不能懷寵光之不宣不能宣令德之不知不能知同福之不受不能受將

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昭十六年左傳惠伯之子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

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事以習因君幼弱而習為習實為常習實為常習慣自然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勿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白子服回

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子服氏有子賢哉○昭十七年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日會當用幣於社故請之平子禦禁之曰止也不須唯正月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

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當夏四月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

夫子將有異志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不君君矣○昭十八年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

伯魯焉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大夫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原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曰周其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在位者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

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夫學殖生也言學之進德如農長也之殖苗日新日益不學將落如苗之不殖則田原氏其亡乎二十九

年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于終不說學昭二十二年叔鞅至

自京師葬景王環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

秩者矣職○昭十九年左傳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令尹子瑕陽城郊邑亦楚叔孫昭子

曰楚不在諸侯矣無復經畧中原之意其僅自完也完以持其世而已昭二十

一年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平公蔡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歸見昭

子昭子問蔡故以告大夫以大子失位對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始即位

而適卑始即君位而長幼齒序所適在卑身將從之其身將從之而卑為蔡侯朱出奔傳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於

是叔輒叔弓之子伯張張日食意在叔張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非其所當哭而哭之精爽已逝矣八月

叔鞅卒○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見之語單宋大夫而

賤司城樂氏之大宗氏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已能有禮

乎無禮必亡定九年子明樂祁之子言於公宋景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將作亂

也乃逐桐門右師○昭二十七年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前年齊取鄆以居也孟懿子陽虎伐

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疑久矣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

敗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

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近鄆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晉竟內邑十二月己未公

薨○昭二十八年左傳仲尼聞魏子魏獻子魏舒之舉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



長有後於晉國乎○昭二十九年左傳晉趙鞅趙武荀寅中行荀荀寅中行荀帥師城汝濱晉所

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取陸

曰晉其亡乎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位守之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在文晉國之亂制

也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若之何以為法定九年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無

近用而祇為奔齊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哀三年左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官桓公僖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公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桓

僖親盡而廟不哀十五年左傳閏月良夫與大子入召獲奉衛

侯輒來奔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定八年左傳陽虎取寶玉大弓以

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迫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召死陽虎

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公斂處父在言其必

數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定十五年左傳春邾隱公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於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亡矣精爽

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

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子貢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

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哀十年邾隱公來奔○哀七年左傳夏公會

吳于郟吳欲霸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

以為天之太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十二之數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乃與之○大宰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寡君既共命焉出會共吳其老大夫

豈敢棄其國輕出虛大伯周大王端委禮衣也以治周禮仲雍大伯仲雍

憲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遠有斷髮文身羸以為飾不能行禮致豈禮也哉言其禮時

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化故效吳俗制宜以辟



災害非以有由然也反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勤也哀十六年左傳夏四月

已丑孔某卒公諫之曰昊天仁覆閣下故稱昊天不弔恤不愆且遺一老俾使屏蔽余一人以

在位覽斃余在疚病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

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昏亂者必失其志失所為愆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

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欲以越

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終于贛之言若不沒

魯于

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鄭莊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昭公時為世子惡高渠彌之為人昭公立

及昭公懼其殺已也高渠彌懼昭公殺之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莊二十年左傳鄭伯厲和王室與惠王子類為和欲使各復其舊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冬王子類

享五大夫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類以伐王王子類既立乃為焉國等五大夫設享燕之禮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

伯聞之見號叔叔號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三子類歌舞不懼樂禍也

必不殺勞之必有殺勞之二十一

禍為可樂好王之位奸犯惠王而篡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必有殺勞之二十一

年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類及五大夫○隱七年左傳十二月

陳五父陳公如鄭治治盟壬申及鄭伯莊公盟飲如忘志不在復伯鄭曰五父必不

免不賴盟矣不藉盟歎以為重鄭良佐鄭大如陳泣盟辛巳及陳侯桓公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桓五年陳侯鮑桓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桓公弟殺大子免桓公而

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陳厲公恭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僖二十二年左傳鄭文夫人文公莘

氏楚姜氏齊勞楚子成於柯澤鄭地楚子入享于鄭享畢夜出文莘送于軍取

鄭二姬文莘女也以歸叔詹鄭大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于無別受享為禮也而

卑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宣六年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

子伯廖二子鄭豐語欲為卿曼滿欲圖鄭之卿位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

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弗過之矣

不遇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宣九年左氏曰楚子莊為厲之後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

三年成于厲既成鄭

一識慧

三



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卻缺救鄭鄭伯襄公敗楚師于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襄公弟憂曰是

國之災也言以小勝大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成十六年左傳晉

侯厲厲將伐鄭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夫與往楚子救鄭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慮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及戰射共王中目楚子鄭師敗績○襄八年

左傳鄭子國子耳子良之子侵蔡欲以求媚於晉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之子不順

不順眾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之言乃及楚

平九年冬諸侯公會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伐鄭鄭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

侯復伐之次于陰口鄭地名而還襄二十六年楚子康王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

城麇鄭大夫與皇頡鄭大夫戍城麇守城麇之邑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

氏以請之使印氏出貨賄諸賈董父於秦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必不受楚之

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邑之城下其可其辭如此歸功於秦則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更遣使執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襄二十八年左傳蔡侯景公歸自晉入于鄭鄭伯簡公享之不敬

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不敬乃出其中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

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繇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三十年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產相鄭伯簡公以如

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決在駟良方爭駟氏子哲也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若得所平我不死而得見乃可知其政之所歸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前

大夫已與和對曰伯有侈而愎銀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

惡至無日矣於子驕公孫之卒也在十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會葬事焉過伯有

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伯有修知其不能久存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不由以介間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

十年矣昭八年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皆哀公弟也殺悼大子偃師陳哀公元妃生悼大子偃師而

立公子留二妃生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公子留奔鄭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

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王子圍之謂黑肱也伯州犁城隍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即公將行大事將

先除二子謂黑肱也伯州犁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聞王叔有疾而還十

一月已酉入問王疾縊殺而弑之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郊

因州犁城鄭地楚靈王公子圍也即位鄭游吉如楚葬鄭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

矣言可具如楚之器備楚王汰侈奢而自說其事自喜其疆而必合諸侯以圖伯業吾往無日矣

昭四年左傳楚子靈問於子產子產從鄭簡公在楚故問之曰晉其許我諸侯乎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

往晉求之對曰許君晉君平少安安於小小不能遠圖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嶮莫匡其君在宋之

盟襄二十七年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為用之馬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

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言楚威力所能及誰敢不至夏諸侯如楚

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自以為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襄公辭以疾如子產言楚子示諸侯侈

侈奇椒舉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汰侈悛諫不

過十年十數之小成也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

遠而後興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亦如惡久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僖昭二十一年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大

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輕而說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澤於澤中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

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襄二十四年左傳晉侯平嬖程鄭使佐下軍鄭



行人公孫揮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曰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驥然明曰是將死矣程鄭不然將亡出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猶道也懼

降下乃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不過降下於人而已且夫既登既登貴位而求降階降下者知人也明

之不在程鄭其有亡不在程鄭其身其家將有出亡之憂不然其有感疾程鄭身有感易喪志之疾將死而憂

也鄭本小人必將死而憂始問降階之道二十五年晉程鄭卒○襄二十六年左傳鄭伯簡賞入陳在

年之功享子展子展為元帥故享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三十

服為邑先以路及命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子產辭邑曰子展之功也臣不敢

及賞禮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國政矣讓不失禮○襄二

十八年左傳鄭伯使游吉子大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楚不受游吉之使而命之還曰宋之盟君伯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車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康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反凶復上六爻辭也極陰反陽

之封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修復

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

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息吾民矣楚不能復為害○

襄二十九年左傳夏四月葬楚康王楚郝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康王弟為令尹鄭行

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成昭元年圍弒鄭敖○鄭伯

有使公孫黑子皙如楚辭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謀鄭大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詩小雅巧言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解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謀曰

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政必歸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矣定不然將亡矣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昭元年左傳晉侯景有疾鄭伯簡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逆叔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

何將敗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二年鄭殺公孫黑○昭六年左傳楚公子



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簡以勞諸祖鄭地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見子皮如上卿楚卿以馬六

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牛羊者採樵供焚者不入田

不犯不推樹不伐嘉不采蘋不採蘋種為芻不抽屋不強白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廢黜不得居位

小人降退給下舍不為暴其所舍止主不恩忠賓主人不以賓客為忠往來如是鄭三卿宰虎

僑游皆知其將為王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楚子平使蓬射城州屈復茹人焉蓬後

於州城邱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邱皇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子大叔聞之

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

卒

僖四年胡氏曰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莊八年左氏曰初襄公

立無常政令鮑叔牙小曰曰君使民慢使民有慢易之心如葵邱期成公問不至謂

雖勞無常亂將作矣秦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出奔莒○莊三十二年左傳公薨于路寢寢子般

即位喪次舍于黨氏魯大夫共仲慶父使圍人掌養掌養子般于黨氏閔元年齊仲孫湫

孫名湫仲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時君其待之閔二年共仲使卜謂武闔宮中小門成季季友以僖

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季友以僖公入魯立為君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寧魯地使公

子魚奚斯請慶父使奚斯不許乃縊僖十三年左傳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襄言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

乎子帶罪重必十年乃可復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十者盈數也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之言○僖七年左傳秋盟于穿母鄭伯文使太子華聽命於

會言於齊侯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去此三族以與鄭為平

我以鄭為內臣如齊封內之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以屬不侵不叛齊亦無所不得其利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於大國以弱其國去三族而以鄭為齊封內之臣

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十六



年鄭殺于華終管仲之言 僖十二年穀梁曰晉之盟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入盟于貫 管仲曰江黃遠

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宣十四年左傳公孫歸父會齊侯

項于穀見晏桓子晏嬰父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高宣子歸父字 其亡乎懷思 於

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畏其貪而皆謀之 何以不亡十八年公孫

歸父以襄仲歸父襄仲子 之立公也有寵文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藉晉之力 冬公薨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遂奔齊

襄二十二年左傳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莊公 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

樂氏樂氏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五年齊崔

以不懼明年齊昭六年左氏曰亦侯晉 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 晏子曰不

入也昭六年左氏曰亦侯晉 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 晏子曰不

王正月齊平齊求之也代齊人擊 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

與晏子坐于路寢齊君之寢 公歎曰羊斟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 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必陳氏代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

施於民後世子若少惰 少怠惰不自孫 以休氏而不亡不先 則國其國也已齊國必為陳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自衛而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武 愛必及君必以驕縱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

國之敗而毀焉齊聞晉有樂盈之禍而伐之 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陳完之 見崔武子

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

有言有急不能顧君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君

之惡過於君 不得其死二十四年楚子康 使蓬啟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



文子曰即陳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藏必取其族取其族還自害也二十五年

成崔氏○哀十四年左傳齊簡公悼公陽生之在魯也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七年

崔子縊○哀十四年左傳齊簡公悼公陽生之在魯也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七年

在十使為政陳成子陳常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女故諸御鞅齊大言於公曰陳闞不可

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之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凡八子我

在帳帳也聽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我歸屬會徒攻闞與大門門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適豐邱陳氏豐邱人執之以告執闞止以殺諸郭闞齊闞庚辰

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哀二十四年左傳夏四月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滅石滅宿如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晉軍令繕繕治將進萊

章齊大曰君卑政暴晉君卑小往歲克敵禽須人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焉能進

是是言也過謬不後將班矣晉師乃還果如言○哀二十七年左傳晉荀瑶即知

帥師伐鄭鄭駟弘駟弘請救于齊乃救鄭知伯知聞之使謂成子陳成曰太陳

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益知故寡君使瑤察

陳衷善焉晉君使已察陳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成子

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韓魏

喜二十一年左傳宋人為鹿上宋之盟以求諸侯于楚乞靈於楚以楚人許之公子

日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小於楚而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以敗秋諸侯會宋公子

孟宋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宋君之貪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怒鄭至楚

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前年所謂爭盟之禍在此楚人成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

司馬固許公之孫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不如赦楚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

故也戰泓傷股而病以至於死○文十四年胡氏曰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宋附封

人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成十八年左傳夏六月鄭伯成侵宋遂會楚子五子以十五共伐宋同伐彭城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

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夫宋大曰何也今將崇長諸侯之姦而披猶分其地楚取彭

魚以塞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夫逞姦而攜服奸邪者快其志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

吾憂也有功多矣且事晉何為言宋常事晉何為為顧有患難晉必恤之襄元年春圍宋彭城仲孫

晉宋衛曹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昭六年左傳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大夫朱向帶魚府在彭城者歸寘諸瓠邱晉

乃坎用牲埋書掘地為坎用牲埋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也襄十之族既盟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于是華亥合比欲代右師欲得合乃與寺人

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開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曰大夫

也必亡女喪而宗室合比與女同宗於人何有何有於人亦於女何有人亦不

於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宴

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語相泣也樂祁佐助退而告人曰今茲若與

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精血

宋元公將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宋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季子庶姑與生宋元

夫人平子之生子宋元夫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曠且逆之為季孫迎公若從從昭

謂曹氏即宋元夫人勿與曹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

如是魯君必出果逐季氏魯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

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靖以待命猶可安靖以待天動必憂為公○定六年左傳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雖身死不吾室亦不亡亡其室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使宋君

為不見見壘樂祁而行見於君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千楮也以六十

為不見見壘樂祁而行見於君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千楮也以六十



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納也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范獻子士言於晉侯定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桓二年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穆侯七年戰條以是年生太子文侯命之曰仇意取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地之戰生穆侯十年戰千畝有功以是年又生子命之曰成師相叔意取師服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自古有古之命也古之命名如此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晉國之亂始兆於此矣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弟靖侯桓叔之孫欒宿傳之言得貴龍公不自女封成師為曲沃伯高祖父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以大制小故能安固今晉句侯句服之諸侯也而

建國大郭木既弱矣其能久乎不久必為曲沃所并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晉大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晉國弑孝侯翼不勝人立其弟鄂侯鄂侯五年曲沃莊伯以鄂人鄂人伐翼鄂侯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

奔隨曲沃叛王桓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鄂侯之子于翼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六年翼九宗五正項父之子嘉父晉大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別晉人謂之鄂侯前年桓王立翼故下倚山入翼別居鄂桓三年春曲沃武公曲沃莊伯卒子緡代立是為曲沃武公伐翼遂翼侯哀于汾隰汾水

曲沃伯武誘晉小子侯哀侯子殺之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莊十六年王僖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閔元年左傳晉侯獻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為太子城曲沃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行下先為之極先為太子之極處又焉得立僖四年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曲沃僖五年

年左傳初晉侯獻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重耳居蒲城不謹不謹不謹宣宣薪焉宣薪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夷吾訴之公使讓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三年將尋用師焉為用慎及難

驪姬之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遂出奔翟六年晉侯獻使賈華晉大伐屈夷吾乃之梁夫○僖二年左傳晉荀息荀請以屈產之乘屈地生良馬四馬曰乘與垂棘之璧垂棘出美玉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公羊曰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

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

果諫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僖二年左傳虢公敗戎于桑田

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愆下陽為晉所而又有功敗戎之功是天奪之鑒使不得而益其

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僖八年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梁由靡曰狄無耻從

之必大克不耻走里克曰懼之而已使之知無遠眾狄怨深而羣號射曰期年狄必

至示之弱矣不追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後也復期月明期年○僖二十三年左傳九

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圉命無從亡人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約其月而不歸殺之無所赦宥

子手及偃子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未期而執突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曰周書康有之乃大明服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僖二十七年左傳楚子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宋莊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前年楚使申叔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文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不克楚子使申叔

去穀師子玉去宋使撤圍曰無從晉師無得從晉師○文五年左傳晉陽處父聘于

衛反過甯晉甯嬴大夫歲逆旅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處父純其不沒乎

善天為剛德純陽故猶不干時寒暑相順不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言過其行猶

結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請其難是以去之六年晉蒐于夷地使狐射姑

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賈季狐射使續鞫

居狐氏殺陽處父○文六年左傳晉襄公卒靈公襄公少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伯

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文公子襄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襄公夫人日抱

天子以帝子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



畏國人以大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

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此事必不可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弗聽○宣二年左傳秦師伐晉遂圍焦晉河外邑晉趙盾救焦遂及諸

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強于楚鬬椒若敖之族自尹文以來世為令尹殆將弊矣如

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為四○成四年左傳晉趙盾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莊姬

妻朔盾五年春原屏原同屏季放諸齊嬰曰我在故藥氏不作不取作亂以害趙氏我亡晉二

昆其憂哉必為藥氏所害八年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景公曰原屏將為

亂藥卻為微微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成六年左傳春鄭伯悼公如晉葬成

謝前年子游公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于自

棄也已視流不端而行速不詳不安其位兩楹之間諸侯授王之位也今東過故言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

鄭悼公卒○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郤錡郤缺郤犇害伯宗疾害伯宗之賢譖而殺之及藥弗忌賢

大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不亡何有

十七年晉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成十七年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大宗宗人至祭至祭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殃也晉國驕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弒厲公○襄

十年左傳春會于柵楚地齊高厚高固子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

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

齊後高厚二十五○襄十四年左傳士鞅奔秦秦伯景公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

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厲法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厲之子

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樂書厲之父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周人愛召公之樹何况晉人而不愛樂書之子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

將於是在為二十一年○襄二十一年左傳樂盈出奔楚宣子范殺箕遺黃淵

嘉父司空靖邵豫董叔邵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叔羅十子皆晉大夫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非常之地

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喻奇也以禍女女壞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

有奇怪殘暴不仁之人開則余何愛焉我又何愛於此妾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勇力樂懷子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會于商任齊侯莊公衛侯公不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以會禮政之興也而政身之守也存

則身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襄二十三年左

傳晉將嫁女子吳齊侯莊公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以藩車之有障蔽者

牙之納諸曲沃樂盈樂盈夜見齊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也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襄二

十七年左傳鄭伯簡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鴉之賁詩邶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鴉

以為兄我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言誣則鄭伯而

以為君也公怒之伯有之詩諷刺以為害樂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侈伯有汰

所謂不及五稔殺一熟故者夫子伯有之謂矣為三十年鄭○襄二十九年左傳齊高

子容高與宋司徒華見知伯荀女齊司馬相禮侍威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自司徒侈驕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二子禍福之對曰專則

速及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昭

元年左傳令尹楚公享趙孟賦大明詩大之首章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詒赫

首章以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將能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弱弱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

以終為十三年楚秦伯景之弟鍼后子秦桓公子景公弟出奔晉后子享晉侯平造舟于

河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一舍八里為自雍秦及絳晉都歸取酬幣九

獻之儀始禮自衛其一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司馬侯問焉曰子

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馬







矣元年奔晉至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可謂無主干游皆非達人

無親族無繫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言楚併君子干以

在楚微可謂無德楚人無愛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弒靈王終無能成

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城外屬焉苛隱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民無怨心先

神謂羣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楚芊有亂必季少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民

二也民信公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昭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躒躒寡樽以魯

壺魯所獻王景曰伯氏晉周之同姓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諸貢獻晉獨無有何也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晉居深山王靈不及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叔籍而汝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以無分乎籍

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之所樂今王樂憂若卒

以憂不可謂終景王居喪當憂而樂若終之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

故后葬期通於是乎以喪實奠以弔喪之又求異器樂愛甚矣為二十三年昭二

十五年左傳趙簡子趙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輸粟米具戍人具人徒以戍周曰

明年將納王納王於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客晉士

伯曰自踐土僖二十以來宋何後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

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樂大不敢對受牒而退受命而退

主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

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昭二十八年左傳夏六月晉殺祁盈祁午及楊叔向食我伯石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

女其母叔向欲娶其黨欲為叔向叔向曰吾母多而庶解言父多妻媵而庶子吾懲

寡氏矣其母曰子靈巫之妻夏殺三夫陳御叔楚襄一君陳靈一子夏而亡一國

陳兩卿孔寧儀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甚美者必有甚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是謂子貉鄭靈之妹也子貉早死死在宣無後而天鍾聚美於是夏將必以



是大有敗也夫有尤異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走謁諸姑叔向曰長叔謂叔如兄弟之妾

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豺狼之子山野非是莫

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昭二十九年左傳晉趙鞅趙武荀寅中行荀帥師城汝濱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

即蔡墨晉大夫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

衰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易之亡也交易范氏其及趙氏趙孟趙

焉亦與於鑄鑄刑鼎本非趙鞅然不得已意不得已而從之若德可以免修德可以免禍定十三年

○定元年左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

不從諸侯晉女叔寬女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天既歎周德衰弘高子

違人諸侯相帥以崇天天之所壞不可文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哀三年周人殺襄

成十四年左傳衛侯定饗苦成叔郤寧惠子寧禮若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

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雅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

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衛定公卒夫人姜氏定既哭而息既哭

而止見大子獻公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之稱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定姜言獻公行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弟也使主社稷為襄十四年○襄

十九年左傳衛石共子石卒悼子買之子不哀孔成子衛大曰是謂慶其本父死

其本必不有其宗二十八年石惡出奔晉○襄二十五年左傳衛獻公自夷儀衛獻

于夷使與寧喜言求復寧喜許之大叔文子大叔聞之曰烏呼詩小所謂我躬不說

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今寧子視君不如奕圍棋其何以免乎九世之

卿族寧氏出自衛武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明年衛獻歸國二○襄三十一年左傳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不善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不可以善保其終昭三十二年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

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尋平且令城成周

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僕衛大夫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干犯君位以令非其

任也非其德之所能當也詩大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變不敢馳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

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况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泣臨政代天子大衛彪僕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

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是行也魏獻子屬後以從事於韓簡子韓起孫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還

卒於窳○定十三年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鮪史

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

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

之言尊卑之皆然戊文子之子也騎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我之所見驕而不亡

未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

夫人靈公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靈公逐公叔戊與其黨

故趙陽奔宋戊來奔終史魚之言○哀十二年年左傳秋衛侯輒會吳于郟廣陵海陵縣東南衛侯

歸穀夷言吳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吳執衛侯而又說其言說之

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衛公輒後卒死於越

昭十一年左傳楚子靈王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

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

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謂重耳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彘自別異馬

乃饋盤飧寔璧焉公子受飧領其意反璧示不貪二十八年晉侯文圍曹三月丙午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大夫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

入僂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殄璧之施也

哀元年左傳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石欲

與吳者左逢滑當公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公曰國勝君亡楚為吳所勝非禍而何對曰楚雖無德亦不

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

而改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哀十一年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

渴其族轅頗進稻醴以稻米為醴酒梁糗以梁米為乾飯腹脯加薑桂曰脯馮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

而具謂鑄大器方成即見此醴模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僖七年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任楚行寵幸文王

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從我取從我求不女疵瑕也為疵瑕

後之人嗣君將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政侯既葬出奔鄭只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弟可

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改易○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產

焉其波及晉國者餘波沾灑以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物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

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弭弓朱無絲者右屬著櫜以受韃以受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志而

儉儉文華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成三年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郟之戰楚獲知罃楚



人許之王共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

曰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疊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之惠而免之而以戮於宗知氏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次第及於政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過執事其弗敢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桓十三年左傳楚屈瑕伐羅

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屈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備敵之心已不固矣遂見楚子武

必濟師楚子辭馬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意不在於益眾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莫敖十一年敗於蒲騷十二年

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

人仕於楚者追之追屈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亂其前後行伍之次序以濟鄢

水遂無次且不設脩及羅羅與盧戎南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楚○莊四年

左傳楚武王荆亦楚尸陳也授師于馬楊雄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以伐隨將

齊將授兵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動敬鄧曼歎曰玉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帥徒無虧王冕於行不死國之福

也王遂行卒於楸木木名之下○宣四年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

不其餒而而語助秋七月戊戌楚子莊與若敖氏戰于臯澗伯楚越射王遂滅若敖

氏○宣十四年左傳楚子莊使申舟無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

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明宋聾暗晉使不害

晉使不害道于于我則必死我使齊不借道于宋必為所殺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而行以子託

死死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成十五年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莊



子貞新與晉盟在十年而肯之無乃不可乎子反公子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

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盟誓之信所以守會同之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

欲免得乎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厲將伐鄭楚子共王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

老在申曰帥其何如對曰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周四

二月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君上進退皆陷罪人恤所底各憂恤其所

其誰致死殺死力以與晉戰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必敗不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

其大夫公子側襄二十七年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秋七月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

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已苟

苟志焉焉用有信大宰伯州犂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

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民無信不立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

志言信其數三故三知其不能及三年二十八年楚屈建子卒○襄三十年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

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尹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

而虐之其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佐而王之四體也服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馬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昭四年左傳秋七月楚子靈

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邑齊慶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慶封以襄二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極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

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侯將戮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馬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使慶封自負斧鉞以

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齊崔杼弑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襄二十

與崔慶者于大官曰不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子文之與公

于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禁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昭十三年左傳楚公子比干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蔡公莫成然蔡朝

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蔡之徒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公子比

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從曰人棄疾忍子忍於吾不忍侯

也乃行楚公子棄疾○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為令尹城郢畏吳增修沈

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四夷為天子卑政卑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四竟竟四慎其四竟結其四援四鄰

民狎安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盜而又無外懼敵國馬用城安用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卑損之極不能無亡乎為定四年昭二十四

年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行吳疆行吳界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

之吳不動而速台之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楚地而還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脩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戍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為定四年昭二十七年左傳楚卻死之難國

言未已進國中祭者莫不謗言令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宛與中廡尹陽

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光新疆

場目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衆情不附恐生他變此危道也定四年蔡侯吳

常奔鄭昭三十年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二公子

奔楚楚子昭大封而定其徙大封土田定將以害吳也為吳邊子西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疆其讎二公子乃王僚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父將自同於先王大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

吳國而封大異姓子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其事行不○定五年左傳

吳國而封大異姓子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其事行不○定五年左傳



初聞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吳始入楚已有所爭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能定楚之地○哀元年左傳吳侵陳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夫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

彤丹鏤刻宮室不觀臺臺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薄蕩疾

親巡孤寡而共其之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致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

甘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簡反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再宿有臺榭陂池焉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宿有妃

嬙嬪御皆內馬一宿之寓亦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讐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

越滅吳○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于

鄭昭二十一年晉人使謀于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鄭人省之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葉公子高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藩屏葉公曰周親仁之謂信率義之

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

必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為白楚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此子西于鄭人讐不遠矣勝自厲斂子期公子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如鳥之卵余翼而長之如鳥覆翼而長育之楚國第用上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

曰令尹子之狂也得死乃非我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俊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

以戰備獻所得鐘伏兵器皆備而獻之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僖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成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不受焉三十三年公羊曰秦



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晉人與姜戎要之穀

而擊之匹馬隻騎輪無反齒○昭元年秦伯景公之弟鍼出奔晉左傳后子鍼見趙孟

趙孟曰吾子其曷歸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先君之德澤在人心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

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少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五趙

孟視蔭景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執政為民之主說威而惕日貪說其與幾何不能久十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

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其出聘也通嗣君吳子餘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

之曰子速納公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子高子之難在昭八年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大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伯難將至矣明年二

有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國其萃於三族乎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公侈而多良君

太子多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襄三十一年

左傳吳子夷使屈狐庸臣之子成七年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札季子其

果在乎葉隕諸樊二十五年闞戕戴吳餘祭二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諸樊戴吳之天命當死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甚德而度德行修而德不

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

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雖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哀元年在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

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報馮李定十年也遂入越越子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去



惡疾必使盡淨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消

已止姓吳之衰也日可俟也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生民聚財而十年教訓富而後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宮室廢壞

當為汗池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句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

胥懼曰是豢養吳也夫若養犧牲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擊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不可耕也無所用之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

不共從橫不承命則剝則剝剝剝無遺育長無俾易種轉生種類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除惡去根商所

與今君易之反易其道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私使人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

氏改姓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餼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天之道也二十年越圍吳王夫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生受其憂患寡人死之不得矣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夫居

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歸尸歸

僖五年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為虞之障虢亡虞必

從之晉不可啓晉心無厭不可開啓寇不可翫晉兵為寇不可翫一之謂甚二年假晉道成夏陽其可再乎諺所

謂輔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中大王之昭也大王於周為穆故不從是以不嗣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

也說仲說叔王季大伯虞仲之穆也王季於周為昭故王季之為文王卿士勲在王

室室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言虢皆與晉同宗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桓叔莊伯之族晉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獻公患其偏蓋殺之親以寵偏

至親而以行寵偏害晉國猶尚害之况以國乎虞有一國之寵利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安

我對曰吾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性玉無德則不見馨有德則見馨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



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和而後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虞之山川鬼神宜不享其祭而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必滅曰虞

不臘矣言虞不及臘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

莊三十二年左傳有神降于莘號公使祝大祀應宗人區史大器應區器皆名享焉神賜

之土田史嚚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專一於聰明正直無有二心者也依人而行依人善惡而行號多涼薄德其何土之能得賜之土田

皆以禍之也為信○閔二年左傳春號公敗犬戎西戎于渭水汭水之隈舟之僑號

夫曰無德而祿敗戎斥地必有殃也殃將至矣所獲故總言祿

莊六年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謚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皆鄧甥也

氏也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

之乎及今時圖殺之圖之此為時矣此為得機便之時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伐申還年楚子伐

鄧十六年魯莊公十六年楚王復伐鄧滅之

文四年左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文公薨而

出之不允信於魯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曰貴聘公子遂納幣而賤逆之卿不行是

君小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不以夫人禮棄信納幣之信而壞其主內主在國必亂以魯國言之

在家必亡以官中言之必亡其家不允宜哉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冬十月仲襄仲殺惡子及視

其母而立宣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夫人姜氏惡視之母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文六年左傳秦伯任

好秦穆卒以子車秦大夫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

者民之望也先王違世猶詒之法違棄世故猶作法以遺子孫而况奪之善人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國無善人所以致殄絕瘁病之禍若之何奪之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  
方諸侯為霸王  
也許不弔災  
不弔恤火災  
不弔天也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亡

技能

專類

昭二十九年左傳昔有龍  
國古叔安其君有裔  
遠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畜龍順龍所欲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  
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  
少

之世九擾于有帝  
順其德能帝賜之乘龍  
四龍為河漢各二  
龍河漢之龍各二  
各有雌

唯孔甲不能食  
得龍而不而能飲食之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堯所治也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子孫學

擾龍訂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夏后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代豢龍國之名

後以劉累代彭姓之豢龍豢龍遷魯孫豢龍後國至商  
龍一雌純潛醜以食夏后  
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豢龍氏在襄二十四年  
龍今魯陽不能致范氏其後也  
范氏為魯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龍求致懼而遷於魯縣  
龍故懼遷魯縣

文元年左傳春王  
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  
聞其能相人也  
服

能視人顏  
是其二子焉叔服曰殺  
長子也食子  
奉祭祀難次子也收子  
身蔽也豐

下面必有後於魯國  
八年公孫敖奔莒  
魯人立文伯文伯卒立惠叔十四年穆伯  
卒下齊十五年惠叔以為高許之取而殞之  
孟獻子殺之于

伯公孫敖也  
穆伯

莊三十二年左傳  
國人舉有力焉能授蓋  
于覆門魯南城門  
走而自扶接其屋之旒反覆門上  
言

其有勇  
力之甚  
○文十一年穀梁曰叔孫得臣  
叔牙之孫敗狄于鹹  
地魯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  
○

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偃姓而封宋向戌焉  
向戌有賢行欲丙寅圍之

弗克孟氏之臣秦華父  
孟獻子蓋重如役  
步挽重車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見

開故縣門發  
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  
耶邑人紇耶邑大夫叔梁紇  
扶之以出門者



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能狄虎彌魯建大車之輪而蒙覆之以甲以為櫛大櫛蓋

多扶輿縣門出在內者蒙甲代大櫛之左執之右振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虎彌方手執車輪蒙

用以示有力左執之右振戟以成一隊甲之櫛右手自技一戰自當一隊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備陽人縣布於城下

緣所懸布以登其城備陽人伺隊則又縣之董父既陳城下則蘇而復上者三董父

其登城及女牆則絕其布又縣其布以試之復緣布而上主人辭焉乃退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以示勇五月

城者三次主人辭焉乃退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以示勇五月

庚寅荀偃士甸帥卒攻偃陽甲午滅之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不茲

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襄十六年左傳齊侯公圍成孟氏孟孺子速孟獻子

子致要之齊侯曰是好勇孟孺子去之以為之名以師去之不與連遠家海陸魯陸

○定八年左傳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列無闕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三

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齊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顏高雖為子鉏所擊中頰墜子鉏死見顏頰息魯射

入車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志射其目乃誤中○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郟故在

國書高無子帥伐我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能以○文十

八年左傳春秋伐我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能以○文十

期欲令先惠伯叔仲今龜以下事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將見君亦不

聞言君先今龜以下事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將見君亦不

哀二年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又居朝歌糧食鄭子姚罕連子般弘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姚子般公孫林斃而射前列皆前多死趙孟曰國

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桓十八年左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譴之以告夫人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公薨于車彭生多力拉○成二年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項戰于

鞏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據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桀木焉

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日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已勇有餘欲賈之餘欲賈之癸酉師陳于鞏齊師

存欽經專頌長

存欽經專頌長

存欽經專頌長

存欽經專頌長

存欽經專頌長



敗績○襄二十一年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齊勇曰是寡人之雄也莊公為

勇後即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左傳賈

舉州綽晉大夫二十一年奔齊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愛者○襄

二十八年左傳十一月乙亥嘗祭于大公之廟慶舍慶封子泣事臨祭盧蒲葵自後刺

子之盧蒲葵莊公黨王何莊公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楹動於毫屋棟慶舍

援大廟之楹以相壺皆祭殺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公羊曰陳

乞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實也其家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中央曰中雷諸大夫見

之皆色然驚駭而駭開之則闔門貌然公子陽生也○文十八年左傳春齊侯公戒

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莊十二年左傳秋宋萬南宮弑閔公于蒙澤宋地冬十月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非兵輦

罵人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萬

力力強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之

文二年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襄公禦之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地秦師敗績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殽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刀狼睞取戈以斬囚禽獲之生死皆

以從公乘代萊駒為右與公乘戰遂以為右襄公喜其勇其之役信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

伯狼睞怒其友曰盍死之睞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欲共殺睞

曰周志周書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勇也共

刑刑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

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屬已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睞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

矣○文十一年左傳秦伯康伐晉晉人禦之秦伯謂士會晉士會七年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有側室支口穿趙風晉君之婿也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則



激怒趙穿以輕兵掩襲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晉之上軍趙穿追之一軍不動趙不及反

怒口裹糧包裹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卧坐而待敵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

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晉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宣二年左氏曰晉靈公不君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麇晉力賊之於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辭衣也

而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

如死也觸槐槐趙盾庭樹而死宣六年公羊曰靈公為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

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

無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闔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

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猶省也也子

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

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

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壯勇貌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

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劔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蹠猶趨不暇以次也階而走靈

公有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者謂之葵呼葵而屬謂呼而指屬之今呼大謂之屬義出於此之葵亦蹠階而從

之祁彌明逆而跋以足逆蹠曰跋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葵不如臣之葵也然而宮中

甲鼓而起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宣十二年左傳彘子先曰晉所以霸晉之

為霸于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武勇與羣臣之勤力也○成十八年左傳林註國語知荀賓之有力

而不暴也使為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晉悼公○襄二十一年左傳

起虎羊舌之毋坐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

中行喜州綽邢蒯四子晉大夫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晉大夫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晉大夫曰子為彼樂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魏以盡入絳晉國都以盡入絳初斐豹誅也著於丹書以罪沒為官奴樂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汝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此日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督戎從之督戎見斐豹出

隱短而待之斐豹乃過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定三年左傳鮮虞人敗晉

師于平中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觀虎恃○襄十八年楚公子午令尹帥師伐鄭左

傳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壯風又歌南風歌者吹

八風師曠唯歌南北南風音微多死聲南風之中又楚必無功董叔晉大

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南師不時謂觸必無功○哀十三年左傳秋七

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趙鞅呼司馬寅晉大曰日旰晚矣大事盟未成二臣鞅

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

肉食者無墨墨氣生下言肉食者今吳王夫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夫子死乎請少

待之無與乃先晉人

襄十四年左傳公衛獻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

公孫丁二子佗與追公為孫氏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庚公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

射為禮乎禮射不射兩鞅車鞅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佗不從丁乃反之

如與公差俱退求中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哀二年左傳齊人輸范氏粟范

久而獨遠射久而獨遠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哀二年左傳齊人輸范氏粟范

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以粟輸之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甲戌將戰郵無恤王

簡子術大子為右登鐵邱名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王授大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言其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大子救之以戈蒯曠為車右

子鄭師壯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于車趙孟簡子喜曰可矣喜大子前○哀十

六年左傳衛侯莊公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于大叔僖子大叔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昭二十三年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以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

烏存莒大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父長丈二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



羊牧之亦苦大夫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莊戰于郟鄭地晉師敗績左傳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麋與於前射麋麗著龜背之隆高晉鮑癸當其

移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不獻禽之未至獻獸之人政膳諸從者政以此

之鮑癸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成十六年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潘尫之黨黨潘尫與養由基躡衆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一

楚七札言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詰朝

爾射死女以射自多必及戰射共王中目呂錡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項伏於弓衣而死以一矢復命言一發楚師薄迫於險叔山舟楚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再發盡殪死也言所射盡叔山舟搏

人以投中車折軼叔山舟以手搏晉人以投其車中晉人之晉師乃止明日復戰王

名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哀十六年左傳公

乞勝之王與二卿子西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

有能宜僚男于右子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

故告欲辭宜僚辭承之以劍按劍指不動勝曰不為利誣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

媚者去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患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不可不終扶豫章木以殺人而後死○成九年左傳

晉侯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拘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鄭獻鍾儀使稅解之問其族對曰泠人樂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章不故使與之琴操南音楚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先

之職不肯本也父祖之樂操土風琴作南風不忘舊也風土之

宣十五年左傳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成十年

左傳公晉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桓公使醫緩緩醫為治之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公



夢疾病化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恐秦緩治病或能傷害我 焉逃之 安所逃 其一曰居育焉 之上膏

心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 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腹 達針之

不及 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腹 藥不至焉 用藥又不至焉 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腹

卒 昭元年左傳晉侯平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疾非鬼非由非食非由飲食惑以喪志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但當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故有五節 五聲 遲速本末以相及 其為聲也由遲而速由本而末以成中和之聲 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

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 於是煩手淫聲 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

為淫 煩埋心耳 懼塞其耳 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 如樂不

可入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煩 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為心之節儀

以陷心也天有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 降生五味 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 發為五色 辛

白 酸色青鹹色黑苦 徵 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 濁 生六疾 滋味聲色所以

害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過則為舊

陰淫寒疾 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為渴 風淫末 支疾 兩淫腹疾 兩濕之氣 滯

惑疾 為憂寢過節 明書 淫心疾 思慮煩多 女陽物而晦時 道常 在夜故言晦時 滯

則生內熱 以其陽淫故 惑盛之疾 以其晦淫故 今君不節不時 好樂既無其節 能無

及此乎出告趙孟 子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享君之尊寵厚祿以為已榮 任其大節 受君

事節度以 有蓄禍與而無改焉 國家將有失道之禍而 必受其咎 今君至于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趙孟身為大臣不能格君而止之 吾是以云也 是以云趙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溺沉於嗜欲 之所生也於文 字 皿器 蟲為蠱 器受蟲害 穀

之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三三 為長女艮為少男

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 皆同物也 言此三者為蠱皆同物類也 十二月趙孟適南陽庚戌卒

風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 也 言此三者為蠱皆同物類也 十二月趙孟適南陽庚戌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十年晉 平公卒



襄二十五年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巢人曰吳王勇而輕言諸樊有勇而輕狂

若啓開門也之將親門若開巢門將親來攻門我獲射之必殪死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昭二十年左氏曰員子齊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吳子僚公子光曰吳公子闔

廬廬是宗為戮而欲反復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鱣設諸鱣諸焉而耕於鄙定

四年公羊曰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也勇之

甚

僖二十五年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禮至兄弟從國子巡城申警守備掖以赴外手掖

以赴外師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言我手掖而殺國子

莫我敢止言其勇也惡其不知耻詐以城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文十一年穀梁曰長狄弟兄三人佚猶更宕中國瓦石不能害

僖二十九年左傳介東夷葛盧介君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葛盧能識其聲曰是

牛已生三犧皆為犧其音云其聲問之而信試問之牧人果然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牛已生三犧皆為犧其音云其聲問之而信試問之牧人果然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年貌

傳

昭二十六年左傳在定王襄王六年魯宣秦人降妖衣服譎諛草木之怪謂之妖此蓋妖言降秦也曰周其

有顛口上王當有王生至于靈王定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景王靈克終其世

定十五年左傳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公受玉朝者卑其容俯子貢曰卑俯替也替近疾

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文元年左傳王襄使內史叔服來會葬葬僖公孫敖

慶父慶父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公孫敖長也食子奉祭祀難公孫敖次

也收子葬子穀也豐下面必有後於魯國八年公孫敖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卒立

八年公孫敖卒于齊惠叔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惠叔叔毀以

齊惠叔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惠叔叔毀以



為請許之取而齊之殺之子仲孫獲○成元年穀梁曰季孫行父禿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蕭國

同姓姓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

襄四年左傳邾人莒人伐鄆滅紇武仲救鄆侵邾敗於狐駘邾地國人誦之曰滅之

狐裘滅紇時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衰公幼弱朱儒滅紇短小是使朱儒朱儒重呼

言其短小使我敗於邾○昭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及庚宗魯地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

壁歷巴力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有深目而顰喙目深而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且而皆名其徒從無無人相貌名牛且曰志識之及宣伯僑如穆奔齊成十六

魯人名之不告而歸不告僑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

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

其名號之曰牛試號其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小臣傳言○哀二十五

三左傳公至自越前年行李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公宴于五梧

武伯為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瓶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讐

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重陸君遠行劬公曰是貪言多矣以敬

之數能無肥乎飲酒不樂言詰相猜

成六年左傳鄭伯悼悼如晉拜成謝前年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貞伯

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不端而行速不詳不安其位兩楹之間諸侯授玉之

位室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襄三十一年左傳子大叔美秀貌美而文○昭元年

左傳鄭徐吾犯鄭大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南又使強委

禽焉禽雁也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布幣而出于南

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適子南氏

○昭二十八年左傳昔叔向適鄭駸鄭然惡貌醜欲觀叔向從隨使之收器者隨

人應然人應然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其賢故聞下

執其手以上曰今子謂駸少不颺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

文十七年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在六月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將伐魯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倫劫滅文仲有言曰民主倫必死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成二

平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

侯項戰于鞏齊師敗績公羊曰師還統齊侯逢丑父者項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項公

相似衣服與項公相似代項公當左使項公取飲項公操飲而至曰革更取清者中

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爾項公川是伏而不反○昭二年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韓

如齊納幣為平公見于稚子雅子雅子雅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志氣元將見于尾子尾見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十年齊○昭二十

六年左氏曰齊師圍成邑孟氏孟氏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冉豎季氏射陳武子陳子中手

失方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若有平子曰必子疆也子疆

子疆乃允詣無乃允禦之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允之○定九年左傳鮑文子鮑曰臣

嘗為隸於施氏魯大夫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哀十四年左氏曰初陳

豹欲為子我止臣使公孫言已介達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

謂闕必得志若使服事闕止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

是其在我也言陳族何害在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言已且其違不從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

氏

文十六年左傳公子鮑昭公庶弟美而艷襄夫人鮑適欲適之而不可以禮自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

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使帥郊甸攻而殺之文公即位○襄二十六年左傳初宋

芮司徒宋大生女子赤而毛色赤而葉諸堤下畏其異相故共姬宋伯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取見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入夕入宮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甚甚姬納諸御嬖生佐元惡貌而婉心順順太子痊美貌而狠心狠合左師向畏而惡之寺



人惠牆氏伊庚名為太子內師而無寵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謹而與之語欲使佐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將主華元為巡功巡行察見

者謳曰睥出其日其日曠大其腹棄甲謂亡而後于思多子思棄甲復來○襄十七年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十一月今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

弗許築者謳曰澤門宋東城之哲皇國父白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實慰我心

僖十年穀梁曰世子中曰吾君公已老矣已昏矣○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赤浴薄迫而觀之伺重耳就浴僖負

夫子曹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狐偃趙衰顛頤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為夫子重耳必反其國反晉而為君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號公羊曰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行矣實則吾實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以馬齒長戲之○宣十七年

左傳晉侯景使卻克微召會于齊欲為新齊頃公帷婦人穀梁謂婦人乃蕭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成元年穀梁曰晉卻克眇聘於齊齊使眇者御迎

眇者蕭國同姓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

不說而去成二年公羊曰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國姪子蕭君姪婦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上于楛凡無高下有絕如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

跛者逐迎跛者使眇者逐眇者○襄二十一年左傳叔虎羊舌虎叔向弟之母美生叔虎美

而有勇力樂懷子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襄三十年左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衆人之城杞在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以無子息故向

往受將有有與所與疑年見其年老使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其末至於今自甲子甲戌

夏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十一也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為三

○宣十七年貌

○宣十七年貌



分大甲 吏走問諸朝 皆不知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郕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在文十

老人以七十三年矣 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趙

武名之 以老人為賢 而謝過焉 謝已不知 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用 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復陶主衣 以為絳縣師 縣師掌地域辨 而廢其與尉 尉以絳縣與

使孤老而 廢其職 ○昭二十八年左傳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叔向子伯石 食我祁盈之黨也

而助亂故殺之 遂滅祁氏羊舌氏伯石始生姑 叔向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

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豺狼之子山野 非是莫與羊舌氏矣遂弗視 ○哀二十七年左

傳悼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 之四年晉荀偃帥師圍鄭將門 攻鄭 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 謂知 在此 主在此何 知伯曰惡 醜 而無勇何以為子 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

無勇何故 伯 對曰以能忍耻無無害趙宗乎 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也

立以為子 成元年穀梁曰衛孫良夫跛聘於齊齊使跛者御 近 跛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

聞於客客不說而去 ○定十四年左傳夫人 南子 ○見大子 蒯 大子三顧夫人見

色啼而走 見大子色 曰蒯賁將殺余公 公 執其手以登臺 臺 ○哀十五年

左傳孔氏 孔文 之豎 小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 通 伯姬 蒯賁姊孔伯姬

妨 孔文 子也 子 成元年穀梁曰曹公子子 左傳曹 僕聘於齊齊使僕者御 迎 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 定十五年左傳魯隱公 邾 邾子 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子貢曰高仰驕也驕近亂 哀七年

以邾子 益 文元年楚世子商臣 穆 弑其君頹 成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

子上曰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 商臣 而黜大

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潘崇曰能事諸乎 能事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 紘 乎曰能 此所謂 冬十月以宮甲 大子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熊 而死 熊掌難熟

忍人 忍人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冬十月以宮甲 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掌 而死 莫父將有



外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諡○襄三十一年左傳衛侯

襄公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得遂篡國之志必不善終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民所不取法而居民上不可以終○宣四年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

椒伯子文子良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楚之公氏

矣子文子良皆若敖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其可畜而養之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

大感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泉濟遂滅若敖氏○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

吳入郢楚都左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昭奔隨吳人從之楚子在公宮隨公之北吳人

在其南子期昭王兄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吳人乃退

哀十三年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將晚

大事謂未成二臣鞅與寅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生下肉食爵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夫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

人子死乎請少待之無與爭乃先晉人 哀二十二年左傳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請使吳王夫居甬東越地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昭十七年左

傳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地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

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藉眾力以取舟以殺死眾許之使長鬣多鬚鬣與吳人異形

狀者三人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則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吳師夜從之三呼皆送更對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哀十年左傳註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

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昭二十八年左氏曰昔賈大夫賈國之大夫惡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妻

御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左氏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鄭國之君埋其

首於子駒魯郭之門骨節非常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齊大夫獲其弟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

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此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穀梁曰長狄弟兕三人瓦石不能害狀孫得臣射

其口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公羊曰記異也長狄兕

春秋經傳類考卷十終



